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Dick Francis

史子茜 杨海波 译

独臂神探

群 众 出 版 社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独臂神探

(英) 迪克·弗朗西斯 著
史子菡 杨海波 译

研从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臂神探/(英)弗朗西斯著;史子菡,杨海波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Whip hand
ISBN 7-5014-2185-4

I. 独… II. ①弗…②史…③杨…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472 号

责任印制:连生

独 臂 神 探

[英]迪克·弗朗西斯 著
史子菡 杨海波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191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185-4/I·879 定价:18.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内 容 简 介

一年前，希德·哈利在马赛中折断胳膊成了残废，后来他当上了职业侦探。一天夜里，他从前的老板的妻子化装来访，说有事相求，但让他保证不告诉她丈夫。几天后，赛马经纪人威胁说不让他插手此事，否则他将会失去另一只手。他本能地答应，并去了巴黎。但事情远没有结束，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使他再度卷入了这件离奇的案子……

本书视角独特，情节曲折，颇能吸引读者。

“弗朗西斯又回复到他的最佳状态了。”

——《每日电讯报》

“马赛中有两个世界——成功和失败。私人侦探希德·哈利从一个世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非常快。起先他从马上摔下来失去一只手，结束了作为职业骑师的生涯。继而他的妻子冷冷地对他说声再见。现在他正在追寻一群带着邪恶的乐趣压垮失败者的恶棍。

“这里有力图成功的人——不管以何种代价……特雷弗·迪斯盖特——一位赌注经纪人，对得宠马的仇恨有些太离谱了……为了他的健康起

见，哈利最好能够回到获胜者这一边，因为失败就意味着死亡……

“太棒了……这是弗朗西斯先生最好的一本书。这赞扬当之无愧。”

——《星期日镜报》

序 言

我梦见我在赛马。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曾无数次地参加马赛。

那里有栏杆待我飞跃。无数匹马驰骋而过，职业赛马骑师五颜六色的服装宛若彩虹一般，绿茵茵的草地绵延数千英里。观众形成了一道人墙，从我那儿看过去，他们的粉红色椭圆形脸颊只是模糊不清的一堆粉红色东西。我的脚放在马镫里，身体蜷伏在马背上飞驰而过，因速度过快身体略微扭曲着。

观众们个个大张着嘴巴，尽管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知道他们是在呐喊。

他们在大声喊叫着我的名字，为我加油。

获胜就是一切。获胜是我的目的所在，是我在那儿的原因，是我想要得到的，我天生就是获胜者。

在梦中，我赢得了比赛。呐喊声转而变成欢呼声，这欢呼声有如汹涌的波涛把我举至顶巅，但是获胜才是一切，而不是欢呼声。

我在黑暗中醒来，像通常一样，是在凌晨4点钟。

一片寂静。没有欢呼声。只是寂然无声。

我依旧感到我在随着马奔跑，感到我和马两个运动着的身体的肌肉在颤动，这两个身体已经融为一体。我依旧能够感到脚上的马镫死死圈着我的脚，腿肚子紧紧夹着马，力图保持平衡，头紧贴着那向前长伸的棕色脖子，风吹得我嘴里满是马鬃，而我的手还牢牢拉着缰绳。

那时候，我第二次醒来。这次才是真正清醒过来。我动弹一下，睁开眼睛，记起我永远不能再赛马了。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这种痛苦如新的创伤一般再次刺痛了我。这个梦对于健全的男人来说只是个梦而已。

我经常做这个梦。

真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生活，当然是另外一码事。一个人应该丢弃梦想，穿好衣服，去做他这一天该做的事情。

我从胳膊里取出电池并把它放进充电器里，只是十秒钟之后手指不能动时，我才会意识到我拿出了电池。

多么奇怪呀，我想。充电和完成充电所需的动作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天性，就像刷牙一样。完全是本能反应，根本不需要理性思考和决定。我终于第一次认识到，至少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已经完全调整好潜意识，意识到事实上我的左手目前是由金属和塑料构成的，而不再是有骨肉和鲜血的手。

我拉开领带，把它随意扔到放在皮沙发扶手那儿的夹克衫上，然后舒展开身体，充分感受家的舒适：我倾听着公寓那熟悉的安静，和往常一样心满意足地感受着这种平和。在家里我可以把外面世界的紧张气氛拒于门外。

这公寓与其说是个家，倒不如说是个避难所。当然，这里很舒适，但却并不是我慢悠悠地满怀喜悦和爱心布置的。家里的摆设都是我在某个干冷的下午于同一家商店里买的：“我要那个，那个，还有那个……尽快送货。”有的东西已经

或多或少有些胶化了，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拥有任何一旦失去便会使我感到痛苦的东西，如果说从心理上这是种自卫的方法的话。至少我知道的确是这样的。

我只穿着衬衣和袜子，在房间里满意地走来走去，打开台灯，啪的一声十分熟练地按一下电视开关，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令人镇静的苏格兰威士忌，并且决定不去洗昨天未洗的碗具了。冰箱里有牛排，银行里有存款，谁还需要生活的目标呢？

这些日子我倾向于用一只手来做大部分事情，这样速度能够更快些。我那只制作精巧的假手是通过接在残存的前臂的螺线管里面的电脉冲工作的，它以自己的步调运作，可以像虎钳似地开合，以便夹住东西。人们不太注意的时候，它看起来确实像真手。假手上甚至有指甲的形状，有类似腱的脊状突起，还有类似血管的蓝色纹路，我独自一人时，似乎越来越少地用到它，但我还是愿意装着它，并不把它卸下来。

那个晚上我本计划就像许多夜晚一样，躺在沙发上，翘着脚，膝盖弯曲，手里拿一个敦实的平底酒杯，看看电视，从别人的故事中得到乐趣，可是一部还过得去的喜剧刚刚看到一半时，门铃响了，我有些不高兴。

更多的是不情愿而不是好奇。我站起身来，放下杯子，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摸索出放在那儿的

备用电池，吧嗒一声装进胳膊上的托座里。然后，把衬衣袖子放下来盖住塑料手腕，扣好袖口，我才走到门厅，从门上的猫眼向外望了一眼。

门外没有危险人物，除非头戴蓝围巾的中年妇女也可以算是危险人物，我打开门，有礼貌地问道：“晚上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希德，”她说，“我可以进去吗？”

我看了看她，似乎并不认识。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叫我希德，我也总是把这当作是对我的恭维。

她头巾下露出粗糙的黑色鬈发，眼睛完全由一副墨镜遮住了，嘴巴涂着浓浓的猩红色口红，使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唇间。她神态有些不自然，似乎在那宽松的浅褐色雨衣下瑟瑟发抖。她好像仍然期望我能够认出她来，但是直到她紧张地向身后张望，我在灯下看清了她的侧影，那时才认出她来。就是那会儿我也不敢肯定，只是试探性地问道：“罗斯玛莉吗？”

“你看，”她说，我刚把门开得稍大些，她就从我身边擦进了进来，“我必须和你谈谈。”

“噢……请进。”

我关上身后的门，她在门后的穿衣镜前停了下来，开始解头巾。

“上帝啊！我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她手指在解头巾扣时颤抖得十分厉害，过了

一会儿，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伸手抓住头巾的花边，用力把整个头巾向前拽。黑色髻发也和头巾一起被拽了下来，抖搂出我更为熟悉的罗斯玛莉·卡斯珀的栗色头发，她叫我希德已经15年了。

“上帝，”她又叫了一声，把墨镜放到包里，拿出纸巾擦拭俗艳难看的口红，“我不得不过来，我不得不过来。”

她两只手仍在发抖，声音有些颤动，我自从当上侦探、专门为人解除麻烦和灾难以来，已不知见过多少这种状态下的人了。

“进来喝一杯，”我说，我知道她所需要和渴望的，内心却慨叹这个宁静的夜晚算是毁了，“威士忌还是杜松子酒？”

“杜松子酒……奎宁水……什么都行。”

她雨衣也没脱就跟着我进了客厅，一下子就坐在沙发上，似乎膝盖已经支持不住了。我看了一眼她茫然的眼睛，关掉电视里的欢笑声，给她倒了一杯让人镇静的酒。

“给你，”我说，递给她玻璃杯，“有什么麻烦吗？”

“麻烦！”她一时有点生气，“比那要严重得多。”

我拿起自己的酒杯，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

“我今天在赛场上看见你了，”我说，“那时就已经有麻烦了吗？”

她喝了一大口酒。“是的，可如果我能够直接和你在赛场上谈的话，你认为我为什么会戴着这差劲的假发，晚上蹑手蹑脚地找到你公寓里来呢？”

“嗯……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在赛场内外，我最不希望让别人看见的就是我在和希德·哈利谈话。”

过去我曾为她丈夫赛过马。那时我还是个职业骑师，重量很轻，适合参加平地赛马，而且那时我也还没有开始迷上障碍赛马。那是在我获得成功和荣耀，经历失败以及手因此粉碎之前的事情了……和那所有的一切。对于希德·哈利，前职业骑师来说，她永远能够在公开场合和他谈话；而对于希德·哈利——近来已是一位解决各种问题的侦探——来说，她只能夜晚到来并且满怀恐惧。

我看她大约有 45 岁了，这是我第一次考虑她的年龄，并且首次意识到尽管我们相识多年，我却从未如此近距离、长时间、细致地打量过她的五官。她身材苗条，举止典雅，总是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眉毛和眼睑边有些下垂的皱纹已是清晰可见，下颌上还有块小小的瘢痕，下颚两边长着些细微的绒毛，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

她突然抬起头，同样审视起我来，好像她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我一样。我猜想对她来说，

这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重新认识。我再不是那个她曾呼来喝去、发号施令让我赛马的男孩了，而是一个当她遇到困难时会前来救助的男人。

现在我已经习惯于以这种新面貌来代替原有的、似乎更好相处的关系了，尽管我时常感到遗憾，但好像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大家都说……”她略带疑虑地开始诉说，“我是说……过去这一年，我总是听人说……”她清了清喉咙，又接着说，“他们说你善于……非常善于处理这类问题。但我不知道我来这儿找你……看起来不是……我是说你是个骑马的。”

“过去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她不自觉地朝我左手瞥了一眼，但并没有说什么。她完全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正如赛马场的流言所言，那已是去年的新闻了。

“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呢？”我说，“如果我无能为力，我会据实相告的。”

一想到我可能帮不上忙，她又开始惧怕起来，她浑身颤栗不止。

“没有别人可以帮我，”她说，“我不能找别人。我只能相信……我不得不相信你能够帮助我……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我不是超人，”我反驳道，“我只不过是四处打探点消息而已。”

“哦，上帝！”她端起酒杯喝个精光，玻璃杯碰到她的牙齿发出格格声，“我希望上帝……”

“把你的雨衣先脱了，”我劝说道，“再喝一杯杜松子酒，然后从头开始说。”

她仿佛呆了一样，站起身，解开扣子，脱下雨衣，重又坐了下来。

“这件事没个头。”

她将斟满的酒杯端至胸前。雨衣脱掉后露出她穿的一件奶黄色真丝衬衣，衬衣外罩一件类似开司米的赭石色毛衣，还戴着一条沉甸甸的金链子，下身穿一条做工考究的裙子，表明她的经济状况并不拮据。

“乔治正在吃饭，”她说，“我们今晚在伦敦过夜……他以为我看电影去了。”

她的丈夫乔治在英国赛马训练师中能排到前三名，全世界大概也能排进前十名。从香港到肯塔基的赛马场上，他一直被认为是最棒的驯马师之一。在他居住的纽马克特，他就是国王。如果是他的马赢得了德比大赛、凯旋门大赛以及华盛顿国际马赛，没有人会感到惊诧的。全世界的纯种马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马厩，甚至就是在他的马厩里放上一匹马，也会提高马主的身份。乔治·卡斯珀可以拒绝任何人或是任何马，但据说他很少拒绝女人（假如那是罗斯玛莉的麻烦所在，我也无可奈何）。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她紧张地说，“你必须保证不告诉他我来找过你。”

“我暂时答应你。”我说。

“那不行。”

“只能这样。”

“你会明白的，”她说，“你会明白为什么……”她呷了一口酒，“他可能不愿意我来找你，可是他却心乱如麻。”

“谁……乔治？”

“当然是乔治。还能是谁呢？别这么愚蠢。我还会为谁冒险到这儿来呢，穿着这种任谁看一眼都会识破的伪装。”她声音里含有的尖刻使她自己都感到惊奇。她深呼吸了几次，又接着说：“你认为格利纳怎么样？”

“令人失望。”我说。

“完全是个灾难，”她说，“你知道那是场灾难。”

“常有的事儿。”我说。

“不，这根本不是那类常有的事儿，它是乔治驯过的最好的两岁马，它曾赢得三次重要的两岁马大赛。整个那年冬季，格利纳都是几内亚赛和德比赛的宠儿，每个人都说它会获胜，会有出色的表现。”

“是的，”我说，“我记得。”

“可是又怎么样呢？去年春天它参加几内亚赛，以失败告终，简直是一败涂地。它甚至没有能够参加德比马赛。”

“这种事儿常有。”我说。

她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咬紧嘴唇。“那津

格卢呢？”她说，“也是常有的事儿吗？国内最好的马驹，两岁时就出类拔萃，都是在我们的马厩。可去年做为三岁马却一个子儿也没挣来。它们就在马厩里站着，看起来也倒不错，可就知道吃草，一点儿用也没有。”

“是有点奇怪。”我随声附和道，但并没有被她说服，马辜负了期望就和星期天会下雨一样稀松平常。

“那前年，毕萨思达又是怎么回事？”她急切地瞪着我，“最好的两岁马。几个月以来一直是千马赛和橡树赛夺冠呼声最高的马，非常棒。千马赛开始时，它跑到起跑线时的姿势看起来像是价值上百万美元，可最后呢？它跑了第十名，第十名呀！我请问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乔治一定找人检查过它们了。”我低声说。

“当然。那些兽医连续几个星期在马肚子底下爬来爬去。抑制剂检查……什么检查都做过。什么都没查出来。三匹出色的马突然都变成了饭桶，可是什么解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听起来这似乎更像是大多数驯马者的生活经历，而不至于戴着假发套深更半夜来访，好像有多么耸人听闻的事情。

“现在，”她不经意间又说了个爆炸性的名字，“该是特立尼特罗了。”

我不由自主地呼了口气，有点类似嘟哝声。那时候，凡是有关马赛的报纸上都满是描写特立

尼特罗的专栏文章，人们称它为十多年来最好的小马驹。去年秋季，它参加两岁马比赛令所有的竞争者都黯然失色，那将来临的夏季马赛中，它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9月份曾看过它在纽马克特的中心公园获胜的那场比赛，它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奔跑，迈着大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现在还留有清晰的印象。

“几内亚大赛只有两周时间就到了，”罗斯玛莉说，“事实上，从今天算整整两周。要是再发生什么事……要是和以前一样糟糕……它要是和别的马一样又输了，那可怎么办呢？”

她又在浑身战栗，我刚要开口说话，她突然尖着嗓子说：“今晚是惟一的机会……我能来这儿的惟一的晚上……乔治知道会大发雷霆的。他说这四匹马不会有事的，没有人能接近马，保安措施极其严密，可是他在担心，我知道他在担心。他太紧张了，紧张得要命。我建议请你来保护特立尼特罗，他却勃然大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

“罗斯玛莉。”我摇摇头说。

“听着，”她打断我说，“我想要你保证几内亚马赛前特立尼特罗的安全，就这些。”

“就这些……”

“要是有人搞破坏，等到事后我再去想如果请你帮忙就好了，那是没有意义的。我受不了那个，所以我不得不来求你帮助。我必须得来。请答应